

## 从在“线”场回到现场

### 上交2019-2020音乐季闭幕“不散场”



■ 昨晚上交演出出现场

昨晚,上海交响乐团2019-2020音乐季,在音乐总监余隆的执棒下,以莫扎特《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》和理查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《堂·吉珂德》两部经典作品收官。将近半年都只能在“线上”与乐团“云相会”的乐迷,再度坐上上交音乐厅亲身体验现场演奏带来的震撼力,纷纷表示有种“恍若隔世”的感觉:“终于又回到音乐厅,找到心动的感觉,真好!”

#### 多一个展示渠道

受疫情影响,这一年的音乐季算不上完整,但在面临种种困境下,上交依旧坚持着高品质的艺术呈现,并尽可能拓展线上“云直播”,以音乐的纽带系住观众的心。疫情期间,世界各大乐团纷纷推出“线上音乐会”,上交也在剧场按下暂停键后,相继推出“周末线上音乐会”、“线”场室内乐直播音乐会。

而随着“一碗馄饨”小程序上线,乐迷观众不但能自在游走于“听音乐”、“赏现场”等板块,回顾以往精彩现场,还能心之所至点播“首席大师课”,回顾“有准备的聆听”,甚至“买买买”在“购文创”板块拿下心水的音乐小物。半年阔别音乐厅的日子,仿佛是一次短暂的休憩,而那些因不能听到现场演出的遗憾,也以线上“音乐嘉年华”的形式被弥补。

然而,这样的“嘉年华”是否将慢慢变成常态?有人说,未来这样的演出“新业态”或许会逐渐成为主流。对此,余隆在接受采访时直言:“线上直播只是让古典音乐的展现多了一个渠道,但它永远不可能有一天替代现场演出。技术虽为艺术插上了翅膀,可艺术直抵人心的力量唯有面对面、同呼吸才能传递。”

#### 听两部经典作品

昨晚音乐季闭幕场上演的两部作品,都颇

## 爱乐之城

□ 华心怡



### 马上评

一个不期而至的破碎音乐季,却考验着一家交响乐团、一座城市音乐底蕴的整体素养。在鲜花与掌声中乐声悠扬,自是悦耳怡心。在风暴与未知中,若仍声声入耳从容自在,便有格外一份气魄与气韵。也许这一次,疫情中的上海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当得上“爱乐之城”这张城市名片。

爱乐之城,音乐家不慌不忙。国际艺术家入境变得困难,没事,中国艺术家昂头项上。青年人挑上大梁,这份“迫不及待”,虽是时势所迫,却也是水到渠成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潜心苦练,终在机会来临时,不惊不惧,成为舞台最中央的那一抹闪耀。他们是中国音乐的未来,他们不期然地被推到

有挑战性。其中《堂·吉珂德》更是凭借艺术性和趣味性成为很多乐迷心中的保留曲目。理查·施特劳斯为大提琴、中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交响诗《堂·吉珂德》,诞生于1897年。比起传统交响乐,交响诗的创作形式更自由。作品强调音乐中诗意和哲理的表现,着力寻求音乐与其他艺术如绘画、文学、戏剧等的联系。

《堂·吉珂德》是一部能激发听众对于文学故事精准联想的作品。作曲家以高超的作曲技巧融合他对原著的深度理解,通过音乐与文学的交互拓宽音乐表现功能,扩大自身界限。听众从交响诗中获取的不仅是动人的音律,也能看到作曲家描绘的一幅图、一句诗、一个故事,甚至是一缕思绪。现场不少观

幕前,向众人显示——我们已做好准备。

爱乐之城,机构核心不破不立。上交拓展线上“云直播”,从“周末线上音乐会”到“线”场室内乐直播音乐会,有它们在,申城妙音不止。除了那些看不见摸不到的音乐,“一碗馄饨”小程序上线,除了回顾往日精彩,点播大师课程,更可以在文创板块买到实实在在的音乐小物。这些新形式、新业态、新事物,来源于上交的新思路、新作为。

爱乐之城,观众们不离不弃。在线上,他们静心守候,侧耳倾听。待场馆重新开放,他们又走进剧场。资深乐迷纷纷表示,想念这种让自己震撼的感觉。懂你,陪你……这批知音人,是音乐之城的基石。

2019-2020 上交音乐季昨晚闭幕,没事,上海夏季音乐季即将到来,就在7月,就在一切都好起来的这个夏日。

众表示,上交的演绎极具画面感,让人仿佛能看到那个秉持着骑士精神的堂·吉珂德在眼前逐渐丰满和鲜活起来。

为了昨晚的演出,乐团整整准备了两个月。因为疫情,演出的排练起初只能以“网课”的形式推进,这让在莫扎特《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》中担任独奏的上交中提琴演奏家俞海峰很不适应:“音乐是需要有肢体和眼神的交流,加上网络环境也会产生延时,而音乐是要求严丝合缝的,一个气口都不能差。”最终,音乐家们还是选择从“网练”转到线下,“唯有大家在现场磨合,才可能将细节处理到极致。”

疫情之后,国际艺术家入境变得极为困难,在往后的演出中,中国艺术家将担任



■ 余隆在指挥 本稿摄影 记者 郭新洋

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直言,这对青年音乐家而言将是绝好的崭露头角的机会:“一大批青年艺术家即将已经在独挑大梁,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,这些青年音乐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音乐的未来,希望国内音乐机构可以给年轻音乐人更多的机会和平台。”

音乐会后,余隆为当晚上交演奏家们感到骄傲和自豪:“他们的表现也印证了乐团发展的职业化成果,虽然一开始有些小问题需要调整,但很快将状态调整到最佳,这种能力和专业素养就是职业化最精准的体现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## 青年文艺家 速写29

# 项静 希望看到更多“理智之年”



青年文学评论家项静有一枚闲章,刻的字是“多所欣”,章是另一位评论家黄德海相送。每有读者请她在书上签名题字,她都不忘为这枚章仔细蘸上印泥,为读者盖章留念。

#### 一枚闲章

原来这三个字出自陶渊明诗句“虽未量岁功,即事多所欣”。在项静看来,解释就是,虽然还未到丰收的季节,但是眼前的一切已经让我们感到了喜悦,至少没有虚度光阴,至少还在努力。“尤其读书这种事,就是靠着一点点阅读所得,不要靠着讨巧,而是尊重辛勤的劳动获得的收获。”

项静是青年文艺家计划中的唯一一位文学评论家。项静的文学评论有洞见,文字和言谈中透露出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敏感和超群的解读

力量。文学批评需要价值判断,回答一部作品“写得怎样”的问题,是她将文字的热情,转换为阅读的热情。这需要耐心、心性和一种纯粹。

#### 一种选择

项静师从蔡翔,念完了上海大学的文学博士,之后进入了上海作家协会工作。一个人的写作,有时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,往往会根据生存环境而变化。作协为项静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下文学创作的平台,对文学的纵深了解和观察,使文学评论成为项静的一个很好的写作选择。

项静并不太喜欢情绪性的写作,她更希望看到的是作家们的“理智之年”,他们经过长期智力准备和精神打磨的写作。“理智是什么呢,在青年文学中,它似乎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,

理所当然人们会容易接受感伤的旅程、清新的语感、酷烈的火焰。理智之年需要在诸如此类的东西上,再做一些反刍和停顿。”

#### 一个愿望

虽然开始写点自己的小说,但是项静的作息一点也不“作家”,晚上10点上床睡觉,早上6点即起送娃上校车,然后回来坐在书桌前,把早晨的清醒时间留给理论书籍的阅读。下午就看些小说放松放松,极少熬夜。

文学评论的基础在于海量的阅读,项静的阅读速度快得惊人,长篇小说基本一两天内就看完。文学评论介于理论与文学之间,她希望自己写的那些能有更多的读者,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,“如果在文字当中设置太多阅读障碍,研究意义就不大了。”本报记者 徐翌晨